

《愤怒的使者》、《女强人》作者的新作

明朝若来临

西德尼·谢尔顿著



明朝若来临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陈秋平 袁鹰 王晓林 张秋伊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美丽的银行女职员特蕾茜就要与一位百万富翁的儿子结婚了，她沉浸在幸福之中。就在这时，她的母亲因受社会黑势力的欺诈而突然自杀。为了弄清真相，特蕾茜只身去找那个骗子，结果反被诬为杀人抢劫犯投入监狱，她的恋人也舍她而去。在狱中，她受尽摧残，九死一生。在百般煎熬中，她苦苦盼望着，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向迫害她们母女的这股黑势力报仇雪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西德尼·谢尔顿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一位美国畅销书作家，他创作的《裸脸》、《愤怒的天使》和《女强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明朝若来临》是他最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献 给
亲 爱 的 巴 里

第一部

新奥尔良

2月20日，星期四，晚上十一点正。

她缓缓地、昏昏沉沉地脱着衣服，直到一丝不挂，然后找出一件鲜红色的睡衣以便穿上后显不出血迹。多丽丝·惠特尼最后一次扫了卧室一眼，这间令人愉快的、亲密陪伴了她三十多年的房间是整洁的。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手枪。枪身乌黑铮亮，冰凉阴森。她把枪放在电话边，拨了费城她女儿的电话号码。她听到了遥远处电话铃的回音，紧跟着一声温柔的“哈罗。”

“特蕾茜……亲爱的，是你吧？好象是你的嗓音。”

“妈妈，真没想到是您！”

“但愿我没有打搅你睡觉。”

“没有。我在看书。正想去睡，我和查尔斯原打算出去吃晚饭，但天气太糟糕了。这儿正在下大雪。您那边怎么样？”

啊，上帝，我们居然在谈天。多丽丝·惠特尼想道，我有千言万语要对她说，却难以开口。

“妈妈，您听到了吗？”

多丽丝·惠特尼凝视着窗外。“天在下雨。”她心潮起伏：简直太戏剧化了，就象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

“什么在响？”特蕾茜问道。

雷声。由于太专注，多丽丝先前并没有注意到打雷。新奥尔良正下着暴雨。天气预报说：新奥尔良继续有雨，气温66华氏度，晚间有特大雷雨，出门请注意带好您的雨伞。而她不会再需要雨伞了。

“是雷雨，特蕾茜。”她强使自己的语调显得轻快些。“告诉我费城怎么样。”

“妈妈，我觉得自己象是童话中的公主。”特蕾茜说道，“我想不出谁会有这么幸福。明天晚上我要去见查尔斯的父母。”她压低嗓门，好象在发布什么特大新闻。“切斯纳特区的斯坦荷普家，”她感叹地说，“他们是一个大家族。我简直象个小不点儿。”

“别担心。亲爱的，他们会爱你的。”

“查尔斯说没关系。他爱我，我也非常喜欢他，我太希望您见见他了。他真棒！”

“我想是的。”她永远不会见到查尔斯了。她再也等不到抱外孙了。不。我绝不能再想入非非了。“孩子，他知道碰上你是多么幸运吗？”

“我没问他。”特蕾茜笑了。“我的事谈得够多了。告诉我

您那儿的情况。您怎么样？”

路西医生曾对她这样说：多丽丝，您完全健康，您会活到一百岁——生活真会嘲弄人。“我非常好。”告诉你吧。

“找到男朋友了吗？”特蕾茜逗趣道。

自从特蕾茜的父亲五年前去世后，尽管女儿极力鼓动，多丽丝根本就没考虑过与别的男人约会。

“别谈男朋友了，”她换了话题，“您工作怎么样？还喜欢吗？”

“喜欢，查尔斯不反对我婚后继续工作。”

“太好了，孩子。看来他象个通情达理的男人。”

“是的。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一声雷鸣，就象催促演员下场的钟声。是时候了。可说的只能是最后的告别。“再见，我亲爱的。”她竭力保持嗓音的平静。

“妈妈，婚礼上见。我和查尔斯一确定日子就给您打电话。”

“好的。”还有最后的一句话要说。“特蕾茜，我是多么地爱你呀。”然后多丽丝·惠特尼轻轻地挂上了听筒。

她拿起手枪。只有一个念头——快。对准太阳穴，她扳动了板机。

2

费城

2月21日，星期五，早上八点正。

特蕾茜·惠特尼走出公寓大楼的门厅，一头钻进了灰蒙

蒙的寒雨。雨，公平地洒在穿梭于商业街的豪华轿车顶上，也洒在北费城贫民区拥挤不堪的破烂板式建筑物上，小轿车被洗刷干净了，而门外的垃圾却被冲得一塌糊涂。她正赶着去切斯纳特街东头的银行上班。她步伐轻快，几乎忍不住要放声歌唱。她身着嫩黄色雨衣、雨靴，雨帽下露出一髻闪光的金色秀发。她有二十五六岁，一张活泼聪明的脸，丰满而性感的嘴，一双熠熠闪光的、能在一瞬间由浅绿色变成深翡翠的眼睛，还有一副敏捷健美的运动员身材。她一张脸可以从半透明的白色一直变到深玫瑰色，这取决于她是生气、厌倦，还是兴奋，她母亲曾对她说：“说真的，孩子，有时候我真认不出你了。在你身上有五彩的风。”

现在，特蕾茜走在街上，人们都回眸对她微笑，艳羡那洋溢在她脸上的幸福。她也向他们报以微笑。

这么高兴对别人也许不合适，特蕾茜·惠特尼想，我就要嫁给我所爱的人了，而且就要为他生一个孩子。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特蕾茜快到银行时，看了一眼手表。八点二十分。还有十分钟，费城信忠银行才让雇员进门。负责国际部的副行长老克拉伦斯·德斯芒德已经关掉了门外的报警器，打开了大门。特蕾茜特别喜欢观看早晨的这种仪式。她站在雨中等候着。德斯芒走了进去，随手锁上大门。

世界各地的银行都有自己的秘密保安措施，费城信忠银行也不例外。除了每周一次的安全信号外，例行的程序从不变动。这一周的信号是一扇半垂软百叶窗，等候在外面的雇员都明白，屋内正在进行一次搜寻，以确信没有潜藏暴徒企图扣押雇员作为人质。克拉伦斯察看了厕所、贮藏间、地下

室和保险库区。只有当他自个儿完全放心了，软百叶窗才会作为平安无事的信号开起来。

高级簿记员在所有雇员中总是第一个被允许进去的。他站在紧急报警器旁，等所有的雇员都走了进去，才随后锁上大门。

准八点半，特蕾茜和她的同事们一道走进了富丽堂皇的门厅。她脱掉了雨衣、雨帽和靴子，饶有兴味地听着其他人抱怨这多雨的天气。

“该死的风把我的伞给吹跑了，”一个出纳员诉着苦，“我被淋成了落汤鸡。”

“我从两只鸭子身边走过，看见它们在商业街游泳呐。”出纳主任打趣道。

“天气预报说，这鬼天气一直会持续到下星期，我真希望我是在佛罗里达。”

特蕾茜置之一笑，便动手工作。她负责电汇部。多年以来，行际汇款以及国际汇款一直都是个慢而拖沓的过程。不仅要填写复杂的表格，而且还得依赖国内外邮政部门的协作。随着电脑的出现，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巨额款项可在转瞬之间进行汇兑。特蕾茜的工作就是从电脑中取出头天晚上的汇入款项，并通过电脑向其他银行汇出。一切事务都是通过密码进行的，这些密码经常地变换，以防泄漏。每天都有上百万元的电汇巨款从特蕾茜手中哗哗流过。这是一件迷人的工作，是为遍及全球各行各业提供血液的生命线。在查尔斯·斯坦荷普三世闯入特蕾茜的生活之前，银行工作对于她一直是世界上最振奋人心的事。费城信忠银行有个庞大的国际部，特蕾茜和她的同事们中午用餐时都爱在那里谈论每

天早上的轶闻趣事。这种谈话总是那样的粗鲁而又使人兴奋。

主任簿记员戴博拉宣布道：“我们刚中止了对土耳其的上亿美元的企业贷款……”

副行长的秘书米·特伦顿带着自信的声调说：“在今天早晨的圆桌会议上，他们决定与秘鲁合伙兴建一家金融机构。预支费用就超过五百万美元……”

乔恩·科雷顿，银行的顽固分子，接着说道：“我听说，我们将为援助墨西哥倾囊五千万，那些墨西哥非法移民真他妈一文不值……”

“真有趣，”特蕾茜若有所思地说，“那些攻击美国用钱太偏向东方的国家，却总是第一个向我们乞求贷款。”

这正是她和查尔斯第一次争论的话题。

特蕾茜是在一个金融学术讨论会上认识查尔斯·斯坦荷普三世的。当时查尔斯是作为客座演说人出席研讨会。他经营着一家由他的曾祖父创建的投资公司，该公司和特蕾茜工作的银行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在查尔斯演讲之后，特蕾茜走上前去，针对他所作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分析表示异议。这些国家向世界各地商业银行及西方政府所借的款项数额惊人。开始查尔斯觉得挺好玩，接着他被这位站在他面前的漂亮的年轻女郎那激越的论争所感染。直到在老布克饭馆吃晚饭时，他们还在继续讨论。

在一开始，查尔斯·斯坦荷普三世并没有给特蕾茜留下什么印象，尽管她知道他被认为是费城最有前途的人。查尔斯三十五岁，作为费城名门望族之一的家庭成员，他是富有而卓有成就的。他五英尺十英寸高，一头细细的红黄色头

发，棕色眼睛，举止一本正经而带有学究气。特蕾茜想，他是那些让人乏味的富家子弟中的一个。

查尔斯好象知道了她的心思，把身子倾过桌面去说：“我父亲一直确信他在医院里抱错了婴儿。”

“什么？”

“我是一个返祖人。我从不认为金钱是生命的一切和最终目标。不过，求你千万别把这话告诉我父亲。”

这种谦逊是如此自然而可爱，以至特蕾茜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好感。不知道和他这样的人结婚会是个什么样——和他这样一个大企业家。

特蕾茜的父亲为创立家业花去了大半辈子时间，而那对于斯坦荷普家族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斯坦荷普家和惠特尼家决不可能联姻。特蕾茜想，就象油和水。斯坦荷普家正是那油。噢，我象个傻子似地在想着什么呀？拿镜子照照自己吧，一个男人邀我出去来吃饭，而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会嫁给他，也许我们以后再不会见面了。

查尔斯正在说：“我希望你明天有空来吃饭……”

无论从哪方面讲，费城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繁华富裕的象征。每个星期二的夜晚，特蕾茜都同查尔斯去看芭蕾舞，去听里长多·缪蒂指挥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整个一周里，他们去逛新商场，去看索赛蒂·希尔街商店里那些珍奇的收藏。他们在吉罗斯的路边餐桌旁吃奶酪牛排，在费城最高级餐馆之一的皇家咖啡馆进餐。他们在黑德豪斯广场选购商品，在费城艺术博物馆和罗丁博物馆悠然漫步。

特蕾茜在雕塑《思想者》跟前停下，看了一眼查尔斯，

笑着说：“这是你！”

查尔斯对体育锻炼不感兴趣，而特蕾茜却很喜爱，每个星期天早晨，她都要沿着西河车道小跑，要不就在斯卡尤基尔河边散步。她还参加了一个星期天下午的太极拳班，经过一个小时的锻炼，虽很疲劳，却也很畅快，然后她就到查尔斯的公寓去见他。他是一个美食烹饪师，他喜欢为特蕾茜和他自己做一些珍奇的菜肴，比如象摩洛哥的“比斯梯拉”和“果布利”，中国北方的饺子等。

查尔斯是特蕾茜所见过的最一丝不苟的人。有一次查尔斯请她吃晚饭，她迟到了十五分钟，他非常不高兴，以致把整个晚上的气氛都破坏了。从那以后，她就发誓一定为他守时。

特蕾茜几乎没有性经验，但她很清楚地感到查尔斯的做爱和他的生活是同一种方式，小心翼翼和循规蹈矩。一次，特蕾茜在床上决定大胆地采取非常规的姿势，这使得查尔斯惊慌失措，以至于她开始暗自担心自己是否有点性癫狂。

出人意料地，特蕾茜怀孕了。这事弄得她心神不宁。查尔斯没提到过结婚的事，而且她也不想要他因为胎儿而娶她。她不知道能否去做人工流产，而做与不做都是同样痛苦的选择。她能不靠孩子父亲的帮助就把他抚养成人吗？难道这对孩子是公平的吗？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她决定对查尔斯披露这个消息。她在他的公寓里为他做了一道叫做“法国卡色”的菜，在紧张不安之中把菜烧过了头。当她把烧焦的肉和豆子端到他跟前时，竟忘记了事先精心排演过的一番话，失去控制地脱口说

道：“真对不起，查尔斯。我——怀孕了。”

一阵长得使人难以忍受的沉默，当特蕾茜正要打破这沉默时，查尔斯说话了：“我们就会结婚的，当然了。”

特蕾茜感到莫大的宽慰。“我不希望你以为我是……你并不是非娶我不可，这你知道。”

他抬起一只手止住她。“我想娶你，特蕾茜。你会成为一个极好的妻子。”他慢慢地补充道，“当然，我父母将会大吃一惊。”他笑了笑，吻了她。

特蕾茜轻声问：“为什么他们会大吃一惊？”查尔斯叹了口气：“亲爱的，恐怕你还没意识到你正在陷入怎样的境地。和斯坦荷普家族联姻的总是那些——别介意，我用引号，‘他们的同类’——费城的名门望族。”

“那么说他们已经为你选定妻子了？”特蕾茜不安地猜测道。

查尔斯用手臂搂住她：“见鬼，那有什么。只有我选定的才算数。下星期五我们和爸爸妈妈一块吃饭。是你去见他们的时候了。”

九点差五分，特蕾茜意识到银行里的声音有些不同了。雇员们说话和行动的速度都开始加快。银行还有五分钟就要开门，每件事都必须准备就绪。透过前窗，特蕾茜可以看到外面的顾客们已经在人行道上排好了队，在寒雨中等候着。

特蕾茜看到银行保安人员把空白储蓄单和取款单分发到一个个金属盘子里，这些盘子分别放在沿中心走廊排列着的六张桌子上。老主顾往往要发给一种下边带有磁化个人密码的储蓄单，以便他们随时存款，电脑可以自动地把存款数记

入相应帐房。但是常有些顾客来时没带储蓄单，他们就得填写空白单据。

一位保安人员瞟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到九点正，他朝门边走去，庄严地把它打开了。

银行的一天开始了。

以后的几小时，特蕾茜坐在电脑跟前，忙得简直什么都顾不上想。每一条线路的汇兑都必须作两次检查，以确定它的正确密码。当一笔帐被记入借方时，她就输入该帐帐号、数额以及接收这笔钱的银行。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密码，这些数码被列在包括世界各大银行在内的银行密码簿上。

早上很快就过去了。特蕾茜计划着用午饭时间去做头发，而且已经和拉里·斯弟拉·波特约好了。他票价很高，但是值得。因为她想让查尔斯的父母看到她的最佳风姿。我得设法让他们喜欢我。我不在乎他们为他选择什么人，特蕾茜想道。我要使查尔斯幸福，这一点谁也比不上我。

一点钟，特蕾茜正在穿雨衣，克拉伦斯·德斯芒德传唤她到他的办公室去。德斯芒德有一副高级官员的仪表。假如银行开设电视商务，他一定是最合适的播音人选。他衣冠楚楚，具有质朴的风度和老式的权威，看上去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请坐，特蕾茜，”他说。他为能记住每一个雇员的姓名而自豪，“外面很脏，是吗？”

“是的。”

“嗯，人们还是得来银行办事。”德斯芒德结束了他的寒暄，他把身体倾过桌面。“我听说你和查尔斯·斯坦荷普已经订

婚了。”

特蕾茜十分惊奇：“我们还没宣布。怎么——？”

德斯芒德笑笑。“斯坦荷普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新闻。我为你感到非常高兴。我想你还会回到这儿来同我们一道工作。当然，是在度完蜜月以后。我们不愿失去你。你是我们最宝贵的雇员之一。”

“查尔斯和我已经谈妥了，我们都一致认为工作会使我更幸福。”

德斯芒德满意地笑了。斯坦荷普公司和它的子公司是金融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之一。如果他能为他的银行争取到他们的独家户头，那将会有甜果子吃。他靠回椅子上。“特蕾茜，等你度完蜜月回来，你会得到晋升，同时还伴随着可观的加薪。”

“噢，太棒了，谢谢您！”她知道她已赢得了那个位置，感到一阵自豪。她都等不及告诉查尔斯了。显然特蕾茜得到了神灵的全力辅佑，她完全淹没在幸福之中了。

查尔斯·斯坦荷普的长辈们住在利屯豪斯广场的一座打眼的老式宅第里。它是这座城市的标志，特蕾茜过去常常经过这里。而现在，她想道，它将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她感到紧张。她美丽的发式已被潮润的空气弄得有些走形。她换了四次衣服。她是穿得简朴些好呢？还是考究点好呢？她有一套耶维赛·劳伦式的华贵时装，那是她省吃俭用从“望那美”买来的。要是我穿上它，他们会认为我太奢侈。另一方面，要是我穿一件从波斯特·霍恩买的降价衣服，他们又会认为他们儿子的婚姻是“下嫁了”。噢，见鬼！他们反

正是要想这想那的，特蕾茜索兴豁出去了。最后，她穿了一条朴素的灰色毛裙和一件白绸上衣，在脖子上系了一根细长的金项链，那还是妈妈送的圣诞礼物。

打开宅第大门的是一个身着制服的男管家。“晚上好，惠特尼小姐。”这个管家知道我的名字，这是个好兆头呢，还是坏兆头？“我替您拿外套，好吗？”她站在华丽的波斯地毯上，有些手足无措。

管家领着她穿过大理石的门厅，它比银行的还要大一倍。特蕾茜慌乱地想，噢，天哪！我完全穿错了衣服！我应该穿那件华贵的耶维赛·劳伦式衣服才对。当然走进书房时，她感觉紧身长袜的踝关节处一阵滑动，而她正和查尔斯的父母迎面相遇。

老查尔斯·斯坦荷普六十五岁，是一个长相严厉的人。看上去他显然是个成功者；他是他儿子三十年后的模样的投影。他有一双和查尔斯一样的棕色眼睛，一个结实的下巴，花白的头发。特蕾茜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她是她和查尔斯的孩子的理想的爷爷。

查尔斯母亲的外表给人印象很深。她相当矮而且胖，尽管如此，她仍不失典雅的风度。她显得很实在而且可靠，特蕾茜想，她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奶奶。

斯坦荷普夫人伸出手来：“亲爱的，真高兴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查尔斯单独给我们几分钟，你不介意吧？”

“她当然不会介意，”查尔斯的父亲武断地说道。“坐……特蕾茜，是这样称呼你吧？”

“是的，先生”。

他俩也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坐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象在受审呢？特蕾茜耳边响起了她母亲的声音：宝贝儿，你对付不了的事上帝决不会扔给你。只是路要一步一步走。

但特蕾茜的第一步就糟透了，她只得堆起一副十分窘迫的微笑，因为那会儿她感觉到袜口正滑向膝部。她试着用手去掩住。

“如此说来，”斯坦荷普的话音是激越的，“你和查尔斯要结婚了？”

这句话使特蕾茜一下乱了阵脚。肯定查尔斯对他们说过，他们将要结婚。

“是的。”特蕾茜说。

“你和查尔斯相互认识还不久，是这样吗？”斯坦荷普夫人问道。

特蕾茜克制住自己的不满。我说对了吧，这就是一次审讯。

“可那足以使我们产生爱情了，斯坦荷普夫人。”

“爱情？”斯坦荷普先生咕哝道。

斯坦荷普夫人说：“坦率地说，惠特尼小姐，查尔斯让他父亲和我都吃了一惊。”她有节制地笑笑。“自然，查尔斯对你谈起过夏洛蒂？”她观察着特蕾茜脸上的表情。“我认为，嗯，他和夏洛蒂一块长大。他们一直都很亲密，并且——嗯，老实说，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他俩在今年内订婚。”

对于她来说，描述夏洛蒂是没必要的。特蕾茜也许可以给她画幅画儿：住在隔壁，富有。具有和查尔斯相同的社会背景，都进过一流的学校，喜欢骑马，甚至还得过奖杯。